

《张伯驹年谱长编》

铺陈艺术收藏大师的传奇人生

□刘晨芳

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段传奇。他出身名门,博精诸艺,诗词歌赋,下笔成章,书法戏剧,无不精妙;尤重书画收藏,为国存宝,不惜倾家荡产。为防止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被日本人买走,他费尽周折,千方百计赎回;



等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以鲜活的一手史料,回顾了其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是一部资料扎实、翔实全面的信史。

其次,本书突出展示了张伯驹在诗词、戏曲创作上面的成就,是编著者宏宏君筚路蓝缕之作。张伯驹作为顶级的爱国收藏家、鉴赏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作者没有想到先生在诗词、书画、戏曲理论方面有那么多的著作和成就,这一点世人显然是了解和评价不够的。而且随着中国书画拍卖事业的发展,很多与张伯驹有关的诗词理论、书画理论、书信等在各大拍卖会会出现,作者觉得有必要再沉下

心继续做深做细,于是他历经15年时间,不断行走、探访北京、长春、上海、重庆、贵阳、成都、西安、香港等张伯驹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从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拍卖公司、私人收藏家等渠道搜集大量史料,包括日记、笔记、书札、题跋、诗词手稿、档案、旧报纸、书画作品、私刊本等500余种,从各处收集张伯驹的佚词、诗联和散文超过百首……很多都是鲜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同时在此基础上反复甄别、互勘,填补了以往研究资料真实性欠佳这一重大缺陷。

再次,本书还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张伯驹的社交圈。人们常说,“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他与友人的交往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界的“黄金盛宴”,比如与余叔岩、梅兰芳、张大千、徐悲鸿、王世襄、周汝昌、梁漱溟、郑天挺、夏承焘、刘海粟、俞平伯、周笃文、史树青等文化界名人交往的私密掌故、书信往来、衣食住行,等等,无一不是珍贵的时代记忆。可以说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同时也是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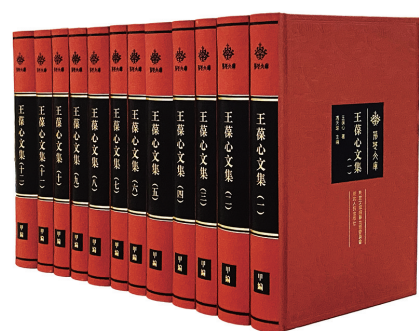
总之,这部《张伯驹年谱长编》是一部内容全、版本善、校勘精,且具有开放性的年谱。用出版年谱的方式写作和出版,既是对张伯驹表达崇高的敬意,更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王葆心文集》

喜于沧海得遗珠

□高承秀

一代硕学通儒王葆心的遗著——《王葆心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该集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北省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荆楚文库)项目,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可言识”,并以“表彰微隐,而发扬民族之幽光”为职志,笔耕不辍,在经学、文学、史学、方志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卓然建树,生平著述甚多。其中,《经学通论》一度引起日本及欧美各国汉学家重视;《古文辞通义》被古文专家称为“百年无此作”“今日确不可少”之书;《方志学发微》集方志学之大成,更是近现代方志学的开山之作。

王葆心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但是其著作只有少数几种,如《古文辞通义》、《方志学发微》(前三篇)、《重修湖北通志条议》、《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

《虞初志支甲编》等曾公开出版,绝大多数未曾印行,且部分已经散佚。遗存的书籍,现主要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这部分著作有的为未定稿、未完稿,有的一稿多题,有的内容重复,体例极不统一,且历经岁月侵蚀,稿纸腐烂,字迹模糊,整理难度非常大。将其全部整理编辑出版,无疑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

值得庆幸的是,在王葆心逝世80周年之际,由冯天瑜主编并作序,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图书馆等学术单位相关专家精心整理的12卷本《王葆心文集》终于问世了。文集是以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王葆心遗著为重点做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其中多数为首次整理出版,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文集收录较为全面,可以反映王葆心在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等领域的非凡成就,彰显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同时,它的出版,为王葆心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王葆心生平、学术概貌、治学方法、学问旨归等,必将推动王葆心研究的深入发展,且对湖北地方文化研究乃至中国学术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

乐黛云用一生“西就东成”

□裴雯

在读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时,有个很深刻的感受,乐黛云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离不开她中西贯通的学识。



启发。他对元、明戏剧传奇的研究也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如果说哈佛大学的那段训练是点燃乐黛云对比较文学的热情,那么加州伯克利的这段深造,是真正将这门学科的面纱在她面前揭开。

在白之教授的讨论课上,《小二黑结婚》中有一个不安于守寡、涂脂抹粉的三仙姑。以当时国内观点是,这是个伤风败俗的人物角色,但美国同学认为三仙姑有追求自己喜欢生活方式的权利。乐黛云说:“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

品的多种角度。”在白之教授协助下,乐黛云完成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该著作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用英文出版,奠基中国比较文学之路的乐黛云,此刻“西就”,只差“东成”。

汤用彤口述、乐黛云记录时,一句“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如拦路石挡住了她。汤先生很惊讶:“你《诗经》都没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惭愧万分,乐黛云开始自己补课中国古典文学,不限于《诗经》通篇默写。“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乐黛云,西就东成。中国比较文学的大门,开启。

乐黛云关于中西方比较文学差异的观点:“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事实上,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锺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该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如贺桂梅教授所言,此书“如此坦诚、细腻,沧桑而丰厚”。

《苍生大医》

战“麻”斗士将传奇永留人间

□姜玉帅



2022年11月25日,李桓英教授在奋战了45年的北京友谊医院溘然长逝,结束了她的百年传奇人生。2023年12月,作家李琼瑶经过两年多的周密采访和悉心研究,用20余万字的厚重文字结成《苍生大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隐忍而有力地还原了麻风病曾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苦难,深情记述李桓英等“战‘麻’斗士”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传奇永留人间。

李桓英其人其事。终其一生,她始终饱含济世情怀和赤诚的医者之心:刚回国时,李桓英接到做“梅毒螺旋体制动实验”的任务,她以扎实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努力为国家节省成本;辗转各地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期间,李桓英全情投入、不畏辛劳地救治患者,让麻风病人得到了真实惠。《苍生大医》中还多次记述了李桓英的“不近人情”,有人归因为李桓英爽直的性格,有人解释是因为李桓英的留学经历,但我认为,李教授的“不近人情”是因为她终生未改的自我——为万人动情。

李桓英其事奇。20世纪50年代,她便在世卫组织这一世界舞台上绽放出中国女性的独特光彩;50年代末,她主动放弃国外的优渥待遇,毅然返回祖国;人人谈“麻”色变,唯恐避之不及,她不做任何防护,向麻风病人伸出

问候的右手,如流星划过夜空般,让他们看到了重返人间的光明。在病人眼中,她拥有“斩直水牛角”的神力;在后辈眼中,她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大山。

但李桓英的传奇并不虚无缥缈、高不可攀,她是人间的传奇,是永在赓续的传奇。能够指出李桓英的传奇源于平凡,正是《苍生大医》在记人记事上的独到之处。

李桓英的传奇植根人间。初入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几乎都会被“加班狂”李桓英吓到,她似乎永远在工作岗位上,时间久了他们才会了解,李教授“不是不懂得休息,她在办公室读书看报,那是她的爱好”,“工作三点结束就三点下班,五点做完就五点下班,她从来卡着时间。但任务来的时候什么也挡不住她”。李桓英是一个古典乐爱好者,一个游泳健将。她的医者大爱源于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的科研激情有丰富的生活为支撑。

李桓英的传奇永在赓续。从与梅毒、结核并称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到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已被基本消灭,李桓英传奇诞生的前提是,在每一个偏僻的麻风村,都有像李桓英这样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李桓英这样的医护人员涌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桓英的传奇是无数医护人员的共同传奇,是一代又一代医护人员的接力传奇。

《苍生大医》写出了李桓英教授的不平凡:悠悠百年,她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医生,心系病患、心系祖国,在极端困苦的年代里,带领几代医护人员,把一个个麻风患者“从‘鬼’变回了人”。《苍生大医》写出了李桓英传奇的来处:麻风病等传染病的防治成功,是因为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让每一个普通民众迸发出非凡的力量。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怎样度过人生是每一代青年都要回答的问题。对“90后”“00后”等年轻人来说,面前的选择前所未有的繁多,五光十色的生活仿佛处处通往光明。在这个问题上,李桓英跌宕起伏的百年传奇正能为我们带来某些教益,帮助我们在纷繁人事中择其根本,选择那条由平凡到传奇的道路。

《厚祭集》

致敬先师 激励后人

□谢小庆



“刀子嘴,豆腐心”是她留给许多学生的深刻印象。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先生会以大爱仁心予以帮助、全力保护,帮助一个又一个学生走过人生的艰难时刻。在许多同学的记忆中,最深刻、最鲜活印象便是先生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在学生的心目中,她固然是我们学术上的导师,更是人生的楷模。

涉及学术问题,张先生常常不顾情面。不论是她的学生,还是有工作关系的人,许多人都对张先生有些“怕”,怕她的直与真。她的学生会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需要学习张先生对真理的追求,对学术立场的坚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信念,面对物欲的滚滚沙尘和诚信难觅的沙漠,我们需要在沙漠中栽树种草,屢种屢埋,屢埋屢种,我们一定要在沙漠中建立绿洲的勇气。”

2022年12月24日,张厚燊先生驾鹤西行。为了纪念亲爱的张先生,张先生的学生们共同编辑了这套《厚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部4卷文集以融媒体的方式出版,在纸质书之外,还包括了视频等多媒体资料。

张先生用78年的时间,诠释了何谓“择一事、从一生”。从她选择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那一天开始,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她对心理学的初心从未动摇过。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心理学研究给张先生带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辛苦、艰难和坎坷。这些磨难并没有动摇她对心理学的热爱。这是因为,她对心理学的情感发自内心,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功利的追求。“认真了,就不会懈怠;热爱了,就不会放弃。”有时候,她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只要有巧克力、咖啡、糕点作伴,完全不知疲倦。她说:“什么叫累,是懒吧?”她说:“如果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那么生命必将萎缩!”晚年,张先生说:“如果我能还原到18岁,让我重新选择,我还要选择心理学!”“我选择心理学从未后悔过,只是道路太崎岖,未达到我心中的目标,所以感到遗憾。”

张先生对学生有着一种别样的爱——她以严格著称,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要求严之又严,丝毫不懈怠,“骂是爱”在张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晚辈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先生从小接受了中西双重文化环境的影响,她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定的传承者,又是人类先进文化最热烈的拥抱者。她向世界热情地宣传和介绍中国心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又积极地引进世界各国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的心理学发展。张先生凭借自己的努力、坚持、毅力,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出了泥泞的沼泽,实现了自己确立的“让心理学为人类做贡献”的理想。

2022年3月,张厚燊先生在生病期间,特别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文集整理出版工作,这是一份深厚的情感和重托。出版社高度重视文集出版工作,由于涉及收集大量历史文献和素材,采用融媒体方式呈现,这对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希望这部文集能使更多的人了解张先生的贡献,了解张先生的心路历程,从中获得启发,汲取力量,受到鼓舞。我们更希望,这部文集能够激励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后来人,继续推动张先生为之奉献一生的心理学事业,一棒又一棒,一代又一代,持续努力,实现张先生那些未竟的心愿,让她播下的学术之种,在中国这片充满生机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